

朴氏世譜五刊序

大姓顯奕昌茂莫如朴氏之盛而其受封河川之派固蔚

國中之聞族文獻之盛雲仍之昌他族罕比焉今其世譜

刊而朴君基源壽海實主其事會宗于傍賢書院校讎之

役旁午矣竊惟文溫先生實承我先祖文成夫子之統緒則寤

寐景仰少無間然者況與其後孫世居同鄉無異同室至親故

凡有大事必相與有聞焉則今此修譜之役弁卷之文辭之不

獲也然而海隱公之罔僕忠節文溫公之裕後仁德上而系統

之綿遠下而宗支之分別舊譜序引既備且盡今不復贅而顧

今世變滄桑人莫不自有其身忘先蔑族者滔滔皆是而惟朴

氏譜牒成於斯時尊祖敬宗之意不其愈切矣乎自茲以往益

修先德合族講睦則此譜亦應不可勝刊而餘慶之發祥必將

無窮也聊以是爲朴氏諸公獻焉時乙亥三月下泮通訓大夫
前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待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德水
李種文謹撰

丁亥譜序

蘇明允族譜序曰觀吾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旨哉言乎一人之身而分爲兄弟兄弟之子而分爲堂從以至於功總祖免之親而親盡則爲塗人矣故古之人必立譜以記之雖在百代之下而昭穆之序遠近之派一開卷而瞭然信乎譜之不可無者也惟我始祖新羅王以三韓首出之聖肇開鴻業御宇鷄林聖繼神承享國千年而至景明王時有八公子各有鄉分其外別譜甚多皆祖羅王而世代寢遠文籍無憑以朴爲姓者率皆有系派之中絕未知我杻城之派始於何世耶世傳有沔川君而文無可徵神騎都令公始顯麗朝世襲簪纓連有聞人國末典書公遜居于海州立巖地闢陳荒樂耕釣引老不復起入我朝松崖公出人於栗谷李先生之門造詣之正踐履之

工深爲師席之所翊許後學之所推重子孫之家於海西者罔
非兩先祖後裔而無譜載錄矣族祖四吾堂就道氏旁求諸宗
畧成譜草未及完役而逝宗兄葳氏以四吾堂之肖孫深以是
爲病發文遍告於諸宗曰羅祖後我海西沔川之派遠而隣邑
近而同鄉亟成譜本以爲登梓茲豈非幸歟於是乎諸宗修世
系先後至葳氏又與不佞及一二宗人約會一處博採詳考溯
源沿派不費日而纂成一譜都令公以下宗支諸派井井不紊
斑斑可考使昔之疎遠者得免其塗人之歎倘非四吾公舊日
之記則今何所有據乎譜將成屬余爲弁卷之文余不敢以不
文辭畧舉其始末以叙重本支尙敦睦之萬一云爾

崇禎紀元後三己卯季冬下澣日後孫蓮謹序

丁亥譜跋

己卯後九年夏宗兄葳氏以族譜釐正事訪余于病伏中曰吾
今八耄而君亦七旬矣譜草之成將至十載尙未登木若風燭
奄及志願未遂則將奈何余起而敬曰兄已老矣弟亦病矣此
譜纂輯吾輩積勞役力若備則族單之蒐輯系派之添補今不
可更付生手或致訛誤敢不强病而副教乎遂以仲夏之既望
約日同會叅考淨寫而宗單之不及修者只書其世派來歷以
待後人豈能無闕漏之歎哉

後孫蓮 謹跋

又跋

是書何爲而作也辨同姓序歷世而作也由百世之下而知百
世之上察統系之異同考傳承之久近以之定尊卑而叙親疎
興孝悌而勉敦睦近而五服之內而不失倫常遠而九族之外
而無異同室親其親而長其長老吾老而幼吾幼使其疎遠之

骨肉免作尋常之行路則是書也豈非人家之所不可闕者乎
吾東之以朴爲姓者皆祖 新羅始祖王而吾宗之落在海西
者又皆祖都令公自都令公上至新羅世代遼遠文獻無徵旣
未知派分之始又未詳昭穆之序則疑者闕之似無害於是書
也古之人或有歷百世而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
其心以爲至博也博不勝其僞也孰若刪繁就約之爲愈也都
令公以後九世而有典書公典書公以後六世而有松崖公公
即 栗谷老先生高弟子也其所成就之工造詣之正已著於
老峰閔相國所撰墓碣又何敢指陳其一二以自附於古人陳
世德述家風之餘義也公之後裔比諸派最盛古所謂天生偉
人克昌厥後者其不信然乎嗚呼水之流有源木之枝有根則
人之生豈無其本乎本之一人之身而如木之枝葉蕃衍若水

之派流綿遠自上而推下則父之子爲子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自玄孫以後下至千百世之後皆出一人之身則豈可以支派之分紊其序乎自下而溯上則子之父爲父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曾祖之父爲高祖自高祖以前上至千百世之前皆本一人之身則亦可以世代之遠而昧其始乎吾宗之草譜已成一開卷而支派瞭然在目世代炳乎有序不啻若木之根水之源則是書也豈不爲吾宗之一寶鑑乎再從兄葦氏以八耄之年主張此事殫竭心力未一年而工告訖噫微吾兄誰成此事乎當其入梓之時再從兄袖冊子而來示余曰吾宗之積年經營今始就緒汝不可無一言余不敢以無文爲辭畧舉梗槩如右若乃纂輯義例宗兄蘧甫釐正而編次序文以記之茲不贅陳爾後孫輩謹識

庚申譜重刊序

士族之有譜古之人憂先系之無傳溯本源而著之慮後世之或錯叙支派而錄之百代之下鑑此而有識則立譜之義豈偶然也哉我東之朴皆祖於新羅王國祚綿遠子姓蕃衍則以八公子分封於列邑諸朴之貫鄉皆始於此也至我河川之派當麗朝之盛也大丞之位大將之職非不華赫尙書之官樞密之爵亦足顯著而逮我本朝先祖典書公見麗將訖遯海岡僕鄉居後孫無係簪纓又乏文獻粵在丁亥族祖蒧氏蒧氏創成譜卷而未能博攷止以都令公爲鼻祖世代之失傳其爲吾宗之恨矣歲在癸卯朝家以杜門洞諸賢爲麗全節特立表節祠于松京以曹林孟三學士享之惟我典書公與蔡典書貴河李典書孟芸初八杜門洞同渡碧瀾指首陽問橫島而遯居西

海 朝命屢徵終老不起三典書忠節實亞於三學士故欲以
同配于表節祠之義大擬叫 聞余自戾洛矣聞平市令李公
萬運習於譜學云爾故往問則李公出示河川誌曰嚴毅公爲
麗朝開國功臣 贈諡嚴毅而封河川君配享惠宗廟是爲河
川之始貫也以河川爲貫者皆祖嚴毅公云故余膽來顛末矣
其後又見萬姓譜則大丞公爲鼻祖嚴毅公爲其子以此觀之
似無疑晦而宗論異同戊午抄送宗叔慶瓚于河川膽來邑誌
前後文字果是大丞公之爲鼻祖也遂與多少宗人謀諸改譜
維宗人處益以嚴氏肖孫亦有繼述之志相議協贊與致亨致
禧畧而人哀輯草單編成一統源流支派次第分明昔之訝晦
者昭而晰之前之訛誤者釐而正之昭穆不紊行列整齊宛如
諸子諸孫列侍乃祖乃父雖以百代之遠攷其譜而尋其源則

始知某爲某孫某爲某派若是乎譜之有重而實有辭於後世也嗚呼古人所謂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其在斯歟顧余無似何敢掇拾於先蹟之萬一而實賴諸宗之協力工至剗闕屬余爲文故畧叙其槩以俟後來立言之君子云爾

後孫致昱敬書

乙卯譜三刊序

河川之朴居於海西者爲幾十家與余有世好其宗之賢者皆得以相識矣一日有能泗相駿兩君齎新刊族譜七卷來問序於余余竊惟譜者所以記其族也上推房推而昭穆焉列於是遠推近推而隆殺焉辨於是以至官聯薹奕之盛事行卓犖之美無不畢見於是焉則余雖欲有言將何述焉夫以宋朝之文明程夫子猶歎無百年之家譜之難明自昔然矣況於在海左

福荒之地上下數十百載之間而縷縷如貫珠者豈不尤難乎哉余按古族姓譜無以朴爲姓者我東之有朴氏自新羅始而起於漢之五鳳元年則年代雖邈文獻尙有可稽歐陽公所譏不知其姓之自出亦可以免夫也由是以後枝分派別至於高麗嚴毅公之勳胙沔城我朝典書公之卜宅海州松崖公之遂學卓節固巍然爲國中之聞族而本支世蕃簡編輒隨以增衍繼自今又不知將幾經重刊矣嗚呼根深而未茂德厚而流光則觀於是譜吾知其餘慶之未艾也世遠而難稽人衆而易漏此古之所以爲難也則觀於是譜吾徵其子孫之善繼也他復何述焉若夫明倫孝悌之言張子忠義之訓以君之賢講之已孰矣茲不足豐床也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藝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 經筵日講官延城李鍾愚撰

乙卯譜跋

夫有姓而有譜固也而或以世代寢邈胄裔衰替譜不能常修
程夫子所以歎無百年之家者也謹按沔陽之朴源自新羅逮
夫勝國胙於沔而受籍主組蟬聯世有顯人入我 朝有諱諶
以典書按節首陽仍卜築而世居遂爲海西望族至五世有諱
汝龍自號松崖振衣潭門深造堂奧得先生授受之正值龍蛇
變興西狩奮旅動 王義聲動一國其遠學毅烈不但光前
人而昭來許宜有受天之佑歷世悠久子姓繁衍福履彌茂然
則是譜不可不修修而傳之亦無窮期於不盛歟其後孫能泳
相基懼前系之不章圖諸宗之架敦聚族詢謀用舊而新之以
余有夙好問跋於余余惟跋者敘其蹟也文獻有攷事行備載

顧以拙陋何容贅爲亦何足益重其傳也哉獨有徵古以可諭者王晉公祐植槐於庭卜其必興蓋德修於身而福流於子孫也請以是俟之時乙卯維夏之晦通政大夫承政院右丞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韓山李承益謹題

庚寅譜四刊序

石潭李先生上接孔朱之統而洛鉉之先祖文元公實得其宗洛鉉雖生數百年之後而寤寐先生之道欲上溯孔朱而下述先業焉且於其同門諸賢之居近石潭而薰灸最久如松崖朴公則高山景行何嘗一時忘哉日松崖公之後孫朴昌弼壽晉二生將修其族譜不遠千里而來請余弁卷之文余方老病昏迷而義不忍辭遂閱其舊譜而謂二生曰傳曰仁者必有後言仁人德厚流光後承繁衍也蓋祖先之仁德如太極之一本後

孫之繁衍如萬品之散殊也苟能追本溯源世濟其美則亦可
謂萬殊中各具一太極也沔川之朴本新羅國姓而高麗嚴毅
公以勳封沔城子孫仍籍焉嚴毅以前雖血禪形受綿歷千祀
峯巒相望然文籍無徵如太極之初一氣混沌入我 朝典書
公以黃海道按使卜宅海州如陰陽始分化生萬品然天造草
昧文未盡宣及至 松崖公早師大賢造詣得正厚德燾後雲
仍始繁始可謂自一而萬也今爲松崖公後孫者誦石潭書傳
石潭道以遠溯孔孟之學克肖公當日志事則真可謂各具一
太極而後孫之麗將不億也此譜亦應不可勝刊而若程夫子
所云明譜收族與萃渙假廟之義自在其中矣豈美夫一時崛起
珪組輝燁而無德以可繼者哉復豈有李義府郭崇韜之本殊
而強同也乎余不能文而尊墓先賢視其後孫如同室懿親故

贈以此言二生第歸告一宗相勉而相勸也哉

崇禎後五庚寅五月上浣嘉義大夫前行司憲府大司憲兼
經筵官書筵官光山金洛鉉敬書

庚寅譜跋

程夫子有言曰世無百年之家其所謂無者非真無也職由世
代浸遠子孫凌替而譜不能刊故也吾姓之譜牒自丁亥庚申
至乙卯凡三刊而乙卯之刊也余季父進士公與族叔匏軒公
贊其議相其役規度凡例較前纖悉而及今三十有六年選士
公遽已下世其時董役之老成皆無在焉嗚呼惟余小子識見
鹵莽何敢窺測其萬一哉然而其間後生之未及譜者或延及
二三世失今不改刊則統系之異同傳承之久近皆無得以博
采考詳故宗議僉同遠而鄰邑近而同鄉發文徧告亟成譜單

以爲登梓叅互校正一遵乙卯舊規而是役也豈不重且難乎
族兄相薰氏族孫濟善實主其議族孫元善殫竭心力余亦不
得辭其勞矣一周歲而譜成實吾宗之幸而繼自今得免世無
百年家之歎則尤幸矣

后孫相璿謹跋

夫木在山水在谷而木之始生也根而把把而拱拱而幾千百
枝枝而幾千萬葉幾千萬花幾千萬實而各具生理焉其實也
不知何花葉何拱把何根柢所由結者木至靜而愚迷也水之
始生也泉而源源而流流而幾千百派幾千萬折幾千萬委而
其委也亦不知何折何派何流何源何泉所由發者水至動而
無情無知也至於人也則始而祖祖而子子而孫孫而幾曾幾
玄幾十百祖括宗黨遙遙至於路人而昭穆繼序不紊者人至
靈而以有譜牒也吾宗始羅暨麗尙矣而入本朝自典書公

十有五傳而及不肖其來也譜凡四刊而滋益詳矣自丁亥及庚申及乙卯間或百餘年或七八十年或五六十年而自乙卯及今庚寅春始役最近乃不過三十六年而其時所相役之先君子皆已不在而其子侄及旁叅者亦未幾人存焉鬢鬢滄浪未知其幾何久而亦未免爲不在則此其所以庚寅譜之重刊也方其未刊也族叔相愈相明相薰氏荆其議族叔相璿氏及族孫濟善董其役歲一周及辛卯夏役告訖噫古猶難其十世之家而况吾宗世數十年千餘而昭穆繼序瞭然可考者茲豈非吾先祖積累不食以俟後世之濬發久長亦如木之根實無窮水之源委不盡則吾姓之繁衍將不知其如何吾譜之重刊亦不知其幾何矣第爲後之視今者勉焉

后孫進士昌淵謹跋

譜者所以收其族也自古名門世家莫不有譜而記之上而昭穆之序下而隆殺之辨可以一開卷而瞭然雖千百世之遠知其分於一人之身譜牒之義不其尊且重歟惟吾之朴始於羅祖而沔川之籍自麗初嚴毅公受封之後也暨我朝典書公卜宅海州松崖公樞衣潭門由是之後吾宗之家於海而或搬居隣邑者實是吾兩先祖后裔支分派別不啻幾十家中間譜冊已經三刊而乙卯之刊吾十代祖生員公派與宗派互有携貲之端至於各成譜冊實吾宗之一欠事也余爲是懼與諸宗丈會同商確食譜歸一族祖昌弼氏與余從叔壽晉氏請序于溪雲金山丈以爲弁卷之文不期歲而合成一譜上祖以下宗支諸派昭然若指諸掌矣程夫子明譜收族之訓蘇老泉油然孝悌之言於斯有云

后孫元善謹跋

精元

一世

二世

三世

後孫 柱

子 仁証

子 桂

高麗神騎都令

京師大將軍

四世

五世

六世

子 安

子 大富

子 金剛

尙書戶部令史同正

樞密院副使工部尙書

仁証

桂

大相

仁証

沔川朴氏世譜五刊跋

族必有譜所以原本而敦親也人生於一降于曾高玄漸而之遠爲千百派分散居四方則竟至所不知之路人者多矣非有譜何以溯其先系敘其後屬以存夫親親之義乎是以吾宗譜刊徃在庚寅凡四刊而今爲四十六星霜其時傍叅之尊屬長老零落殆盡諸派子孫之後生者益繁則隨加編錄庸備遺忘容有所不己者也然舉羸力絀功未易集窃嘗慨然乎是者久矣何幸癸酉冬世譜續修之議齊發以余及族弟基源董其役凜々然夙夜祇畏越丙子春始克成編嗚呼繼此以往率數十年一修期至于千億而無廢將後之人以斯役之勤忽占吾門之興替而孝悌之油然而於是乎可見嗟我同宗之人願相與勗之哉

后孫壽海謹跋

我沔川之朴派支不甚繁衍其先世懿烈曾不讓於他族焉恭惟始祖新羅王寔三韓首出之聖尙矣而至如嚴毅公之勲胙沔城典書公之遯海罔僕叅判公之清白恬退文溫公之文章道德持平公之戰亡畏巖公之爲栗九兩先正辨誣鵲山族高祖之竭誠榮先其餘或以孝烈稱或以學行著或以詞翰鳴此皆爲誦世德勗後昆其言行事爲盡載於譜牒後人之擎讀是書者固當惕然而警凜然而懼亟有思乎趾美遙追之道而孝悌之心亦從而生矣譜之不可闕如此噫吾宗譜刊自丁亥及庚申及乙卯至庚寅凡四刊而今距庚寅亦爲四十六年之久後生之漏錄至有延及二三世者矧乎滄桑之餘山川州里一無舊稱則恐先人邱壠後莫能徵此其所以乙亥譜之重刊也方其始也昌九昌淳氏倡其議基洪鳳錫掌用度光欽浩善元

培掌校讎若余迷拙亦不得辭其勞越丙子春役告訖嗚呼凡
我同宗之人母徒以是譜之續成爲幸而惟以世德家聲之不
克紹述是懼則庶不負吾家重氏族之意也夫

后孫基源謹跋